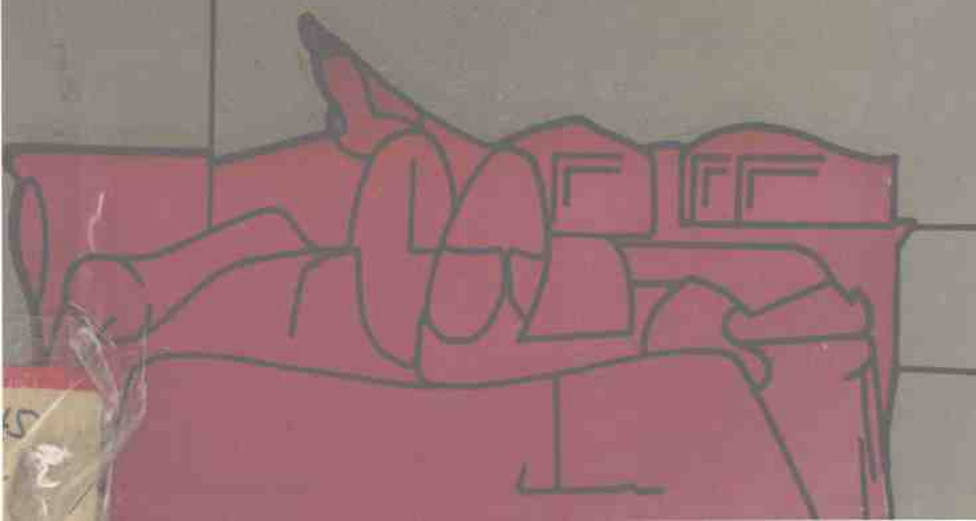


玩笑

〔捷〕米兰·昆德拉著



《文学研究参考丛书》
〔捷〕米兰·昆德拉著 ● 蔡若明译

玩 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王 蕾 万小器

责任校对：徐培英

封面设计：朱 虹

版式设计：王丹丹

玩 笑

WAN XIAO

〔捷〕米兰·昆德拉 著

蔡若明 译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24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ISBN 7-5004-1016-6/I·105 定价：5.25元

出版说明

《文学研究参考丛书》旨在满足文学研究工作者、文学教学工作者和高层次的文学读者的需求，为新时期蓬勃发展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本丛书将从当前文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角度着眼，编选那些在思潮、流派、观念、方法诸方面卓有代表性的外国文学力作和文化、文学论著，以及与此有关的参考读物，兼收反映国内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趋向的文学作品或文论著作。

丛书中所收入的著述所代表的倾向或观点，不尽是我们所欣赏、所赞同的。著述中在“前言”或“后记”中表述的编者或译者的看法，也望作为一家之言看待。总之，读者应当本着“有分析有批判”的态度，去接受和领会本丛书所提供的一切信息和知识。

我坚信这部小说 堪称杰作

阿拉贡

有朝一日，那些专爱编造神话却又自诩为历史学家的人又会随心所欲地编造起近50年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史，而且我们现在就可断言，到了那一天，不管胜家是谁，这些神话编写家们必定会看着战胜者的脸色而命笔。也许，即使不在俯瞰布拉格的山上，至少也会在语言的大厦里，他们还会为那个曾经长时期高高在上钳制布拉格的暴君再度树起塑像——实在应当毅然把它炸毁。这次新的树碑立传，即使和以往已面目全非，但仍反映的是强权者逻辑。无论从刀凿的雕像上，还是在笔撰的奇文里，人们是无法对我们目击过的事件找出真正答案的。

然而可能——在我看来则是必定，在这部书里，读者会在发现它是本世纪最伟大小说之一的同时，找到一把解开历史学家并不知晓或着意掩盖的真相的钥匙。无非是部小说罢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巴黎的剧院没有让它与这里的公众见面）。但当局始终难以容忍玩笑。岂止在布拉格，到处都一样，有人 would 这样对我说。我的回答是，这里指的不是强权者的心理状态，而是他们以什么模式实施手里的权力，人民是否允许他们这么干。有时候，国家利益压倒任何利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样做不是强词夺理。尼古拉一世的审查制在《欧根·奥涅金》中所开得天窗后来也给补上了。在法国《炮火》^①是在战争高潮期间发表的。而弗兰茨·卡夫卡^②的作品在他的祖国被禁也只是暂时的。昆德拉的这部捷文名字为Žert的小说，问世于诺沃提尼统治时期，主要借助普遍不满的社会舆论之力，而非出于该权势人物有什么自由化倾向。

于是，1965年12月脱稿后，小说的情节至少被认为与该书同时，而不是对往昔的倒叙；小说中的主要情节是在同年春天的某个周末。一个约37岁光景——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的人来到了斯洛伐克的摩拉维亚地区一小镇，他的童年是在此度过的。我们只能读到他现时的言行举止，而他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晚来此究竟做什么，对我们仍像是皮影戏似地影影绰绰并不清楚。来龙去脉在他过去的十八年生活中，亦即从1947到1965年。还有也就是小说中的三二个配角对自己生活的回忆。

……这里我本已给《玩笑》写出了类似故事梗概的东

① 法国作家巴比塞（1873—193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反战小说。——译者

② 奥地利小说家（1883—1924），作品贯穿对社会批判的精神。

西，这是对作序的人常有的要求。后来我又把大部份抹去了，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好了。因为对于即将阅读一部小说的人来说，把故事先讲一遍乃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在我看来，这类常刊登在附页上的情节简介肯定是为免写书评而偷的懒，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我不想再读小说，因为反正我已知道谁是凶手，又何必再费事去读呢？说真的，在这里我竭力推荐这部小说绝不在于情节的悬念。我曾赴捷克斯洛伐克多次，有不少朋友在那儿，对他们的生活亦有所了解，其余部份可推知个大概。这是一个我热爱的国度，它的自然景观及人民的创造竟把丰富多采的许多个世纪和对未来的憧憬奇特地结合了起来。三十年前，我已经为这个国家、这个人民深深担忧过。我曾在巴黎组织抗议慕尼黑会议——我祖国的一个污点——的运动。从那时起，我结下了越来越多的友谊，使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更加关切和爱惜。当我初读《玩笑》之时，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掀起了争论的热潮，但外来的威胁也已潜然伴随而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才为排除这种威胁助一臂之力。于是多少个多少个月，担忧常使我彻夜难眠。我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比一切可以想象和无从想象的政治资料都更能清楚说明近二十年里出现的局势。对于我们今天正在目击的这出真正的悲剧，下这样的结论并非轻率。而且也并非出于害怕悲剧会嫁祸于我们才产生这样的臆断：是的，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玩笑》给我们阐明了难以言喻的东西，即使本书对此只字不提，报刊和广播也给我们耳里眼前到处塞满了。这部小说应当一读。这部小说应当信任。它使我们接触到在那儿不可直言的东西。而事情总会发生神奇的逆转，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把不可直言的东西

直言不讳，因为正是他们这些人比谁都害怕听到这些话，他们自会从这二十年得出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也就是承认他们本想掩藏的真相。所以通过阅读昆德拉的作品，我们也就把握了氛围环境。

在《玩笑》中，有一个人物曾经谈到他们国家里官僚主义僵化了的思想，提及那些处处体现这种僵化的人，他们对一切都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书中这个人物悲哀地说：他们确实就是这样，什么都预先知道了。他们已经料到事情的每一步发展过程。未来，那是老早老早以前就已经有过的事，在他们看来，未来不过是重复开始而已……我从来不曾听到过什么话比这话更使我不寒而栗的。请好好注意吧，这句话并不只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未来，那是老早老早以前就已经有过的事……然而说这种话的人，就在几年以前，还曾经要把颂扬斯大林的歌曲也归为民族遗产、摩拉维亚民间艺术。请看事情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一生的生活都在瞩目于未来，为了未来……我们已经做出的牺牲、对自己的否定，是难以估量的，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别人的未来。然而有一个夜里，从收音机里，我们听到了：多少时候以来我们所抱的希望被粉碎了。从8月21日早上还仍封闭着的铁幕后面，传来了一个黑影一般的人物的声音。这个声音说什么呢？它说未来早已有过了，它只是要重新开始而已。这个声音从此一直喋喋不休，强迫人们把罪行叫做道德，把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援助称为对内政的粗暴干涉，并说是它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陷入了被奴役的境地。这个专事撒谎的声音竟自称为代表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希望所在。仗的是武器和词藻。啊，朋友们，难道真的一切都完了吗？

我思索着你，克雷芒蒂，他们把你绞死了。我也思索着在壮烈牺牲之后的沉寂。我记起布拉格的一个夜晚，大约在1954年或1955年，在一次晚宴结束的时候，在纳兹瓦尔的嘴里声调那么古怪地提到了你的名字……啊，就此打住吧。我纪念着你，但不再说出你的名字，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世界，获得了一种过早的自由。我想到了那些曾经尝到铁窗和酷刑滋味、后来获得恢复名誉的人们，已经死去的和仍活着的……，也想到了那些保持青春之心坚信人道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人们；我还想到了一切已离开自己的祖国、向往着回去的人们。我绝不相信在捷克，思想斗争也会像武装斗争那样被镇压下去。然而我看暴力途径之后未必就有光明。当我阅读了这部小说，心里倒萌生了一线光明。由于历史事实本来如此，所以即使我们这些曾为目击者的人，有朝一日可能被小小的原子所消灭，但这部我坚信堪称杰作的小说却可能长存到未来——不是那个“已有过”的、而且也并不是“重新开始”的未来。你们如果觉得好笑，尽管笑好了，尽管笑话我居然认为思想的成就定是萌发未来的种子，即使这个未来目前已被坦克和枪炮所驳倒；你们尽管可以笑话我，似乎我在亲眼目睹和亲身经验的痛苦后竟没有什么长进。我要感谢米兰·昆德拉的这本书，感谢这本书里所包孕的明天，感谢他已经完成的另一部小说以及刚刚脱稿的又一个剧本。虽然我还没有读到这两部新作，但我仍要对米兰·昆德拉感激不尽，他的作品使我坚信人类一定会生存下去，世界一定会生存下去，我全心全意在这个世界上所信仰、寻求和热望的一切都将恢复其人性的面貌。感激他是因为在这个悲剧的今天，他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体会到，面对不朽的东西，即使死神也无能为力。

Milan Kundera

La plaisanterie

Traduction du tchèque

par Marcel Aymonin

entièrlement révisée

par Claude Courtot

et l'auteur,

version définitive

Gallimard, 1985

根据伽利玛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Milan Kundera

La plaisanterie

Traduction du tchèque

par Marcel Aymonin

entièrement révisée

par Claude Courtot

et l'auteur,

version définitive

Gallimard, 1985

根据伽利玛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目 录

我坚信这部小说堪称杰作（阿拉贡）	1
第一章·····路德维克	1
第二章·····埃莱娜	12
第三章·····路德维克	24
第四章·····雅洛斯拉夫	129
第五章·····路德维克	171
第六章·····考斯卡	219
第七章·····路德维克， 埃莱娜，雅洛斯拉夫	254

第一章

路德维克

就这样，在多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老家。站在中心广场上（幼年、童年、青年时代，我曾千百次走在上面），没有丝毫的激情涌起。广场上的钟楼雄视着家家屋顶（钟楼活像一个戴着尖顶头盔的大兵），它使我回想起某兵营的庞大演武场。这个摩拉维亚地区的城市曾经是对抗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袭击的堡垒，尚武的往昔在它的面貌上留下了无可挽回的可憎烙印。

多少年里，从未有过什么使我动心踏上回归诞生之地的路程。我以为自己对它已完全漠然。在我看来这也理所当然：15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外，此地无非有几个熟人，或者说只剩几个老同学而已（何况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我的母亲已经被埋在了一个外人的墓地里，我无从照管。然而，我还是想错了：所谓漠然其实是恨。恨的缘故我也难以说清，因为在我诞

生的这个城市里，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曾经给我既有好的、又有坏的遭遇，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对它就是心存怨恚。这一回旅行到此才使我觉察到这一点。促使我回到故里的使命本也可以在布拉格去完成，但可以在我家乡进行的机会突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忍不住了。说句笑话，因为这项使命要厚点脸皮才能去完成，它俗而又俗。不过有了它就可以免得使人怀疑我是出于对往昔假惺惺的缅怀才回这儿来的。

我以嘲弄的目光对这个并无优美而言的广场再次扫视一遍，这才背转身朝着我下榻的旅馆那条街走去，房间早已订好。门卫递给我一把带着一个梨形木牌的钥匙，说：“三楼”。房间不招人喜欢：靠墙有一张床，屋子中间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唯一的椅子，床边有一个勉强充数的带镜梳妆台，是桃木的；近门边是一个绝小的洗脸池，釉面斑斑驳驳。我把毛巾放在桌上，去打开窗子：可以看见院子，还有一些房屋，它们又秃又脏的背面向着旅馆。我关上窗，放下窗帘，走到洗脸池边。两个水龙头一个标着红色，一个蓝色；我都试了试，流出来的水一律都是凉的。我打量那张桌子，充其量能有一个水瓶、两只杯子的位置；不幸的是只有一个人能在桌旁坐下来，因为整个房间没有第二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边，想坐在床上，可床太矮桌子又高；再者床在我的重量下塌得厉害，一坐就知道这床不但不能当椅子坐，就连不能胜任其床的职责也是很可怀疑的。我用两个拳头撑在床上，翘起穿鞋的脚，小心不弄脏床单和被子（差不多算是干净的），躺下去。凡是在我身体下的部分，床垫就凹下去，我倒像是睡进了一个吊铺，或说是一个窄窄的坟坑：根本不

能想象还可以有一个人和我同睡这张床。

我坐在椅子上，望着被光线照得透明的窗帘完全出了神。就在这时候，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一男一女两人聊着，一字一句都让人听得真切：他们谈到一个叫彼特的，从家里逃走了；又提到一个稀里糊涂的克拉拉姨妈，总是娇惯孩子；接着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门开了，那两个声音进了隔壁房间；我又听见那女人连连叹气（是的，甚至叹气声也直送到我的耳边！），那男的代表一定要再一次和克拉拉谈一谈。

我站起身，心里已有了主意。我在洗脸池里又洗了一遍手，用毛巾擦干，没想定究竟去哪儿就离开了旅馆。我清楚的只是：旅馆的房间太不尽人意，如果我不想因为这一点就丢掉完成使命的把握，那么我应当——尽管先前根本没打算这样——悄悄地去求助于某个本地朋友给帮一个忙。我把青少年时代的面孔飞快地逐个检视，可马上又把它们全都撇到了一边，因为我所需要的协助具有机密性，我不得不要大费艰辛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才能跨越这么多年的隔阂——而这么多年我根本没有见到他们过——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随即又记起这儿想必还有一位，从前我曾为他在此地谋到了职业，而且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会很高兴有机会替我出力的。这个家伙很古怪，既生性多疑，又优柔寡断。据我所知，他的老婆已经跟他离异多年，原因很简单：他到哪都能过日子，就是不跟她和他们的儿子一起生活。我想到他可能已经再婚，又焦急起来，真的有了家室就会使我的请求变得十分麻烦，于是我更加快脚步朝医院方向走去。

这儿的医院由一群大大小小的楼房构成，这儿那儿地分

散在一个大院子里。我闯进紧挨大门的那间难看的小屋，请求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把门人给我和病毒科联系一下；他把桌沿边的电话机朝我这边一推，说：“02！”于是我拨02，得知考斯卡大夫刚走，这时他正朝大门走来。唯恐把他漏过，我去坐在临近大门的一张凳子上，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会儿那些穿着蓝白条相间睡衣的人走来走去，接着我就看见他，来了，心里想着什么，高高、瘦瘦的个子，其貌不扬之中带着亲切之感，对，那就是他。我从长凳上站起来，迎上前去，仿佛想要撞到他身上似的。他很不高兴地瞥我一眼，但立即认出是我，张开了双臂。一个印象产生出来：他对这次意外重逢感到非常兴奋，他那不假思索的欢迎使我欣慰。

我告诉他，我抵达这里才不到一个小时，来办一件并不重要的事，大约耽搁两天。他呢，顿时似乎受宠若惊，因为我第一个拜访的居然是他。这样一来我倒很不自在起来，因为自己此行并非无求于他。我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乐呵呵地问他是否已经再婚），似乎表示我对他诚挚的关注，骨子里却有着具体的打算。他回答说（正合我意）至今仍是单身过。我对他说我们要好好叙谈叙谈。他称是的，但抱歉地说可惜他还得回医院去，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而晚上要坐车离开这个城市。“你不住在这儿吗？”我问，心里急坏了。他安慰我说他住在这儿，在一幢新楼里有一个单居室，但“一个人过日子是很难受的。”原来，考斯卡在二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里有一个未婚妻，是个小学教师，自己有一套二居室公寓。“以后你就要搬她那儿去吗？”我问他。他否认，说我当初给他找的这份工作很好，别处很难找到更好的了，可是他的未婚妻又很难在这儿弄到一个位置。于是我对

我们官僚主义的拖沓深表愤慨（真心诚意地），它根本不可能去解决诸如男女调到一起生活的问题。“放心吧，路德维克，”他带着息事宁人的口气对我说，“事情总算还没有弄到忍受不下去的地步！来回跑固然又费钱又费时间，可是我能保持独身，无牵无挂的。”“你干吗非要那分儿自由自在呢？”我问他。“你自己呢？”他把球又踢了回来。“我常找姑娘们玩，”我回答，“倒不是女人们怎么样，是我自己需要独来独往的，”他说完又道，“听着，到我那里去坐一坐，我待会儿再走。”这正中我的下怀。

出了医院的院墙，我们很快走到一群新楼附近，楼房一幢又一幢地矗立着，毫无章法。不曾夯平的路面上满是尘土（没有绿草坪，没有人行道，没有路）。这一群楼难看地装点在校区的边缘，挨着一片空荡荡的平原田地，直到远处。我们跨进一道门，上了一个过于窄小的楼梯（电梯不运转），我们在四楼停下，我看到门牌上有考斯卡的名字。穿过门厅，我们就到了屋里。我满意的程度超出了预计：一张宽宽大大而又舒适的双人沙发床占着一角，上面蒙着红地带花的床罩，沙发床那一头有床头柜，一把扶手椅，一个大书橱，一架留声机和收音机。

我向考斯卡称道了一番他的房间，问他浴室怎么样。“谈不上漂亮，”他说，很高兴我所表示的兴趣，并把我领到浴室的门口。浴室虽小却讨人喜欢，有浴缸，有淋浴喷头，有洗脸池。“我看到了，你的住处真是好极了，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说，“明天下午和晚上你干什么？——咳”，他不好意思地抱歉道，“明天我一整天都值班，得快到七点才能回来。你晚上没有空吗？——我晚上可能有空，”我回答，“不